

《爾雅·釋魚》與《說文·魚部》之比較研究

莊雅州*

摘要

本論文旨在透過材料、體例、價值三方面對《爾雅·釋魚》與《說文·魚部》進行比較。研究結果發現：（一）在材料方面，《爾雅·釋魚》共收 62 種水生動物、兩棲動物以及與魚類類似的動物；《說文·魚部》則收錄 103 個與魚類相關的字。《說文》與《爾雅》相同者 20 餘字，暗用《爾雅》者為數亦不少，足見《說文》取材深受《爾雅》影響，但亦增加不少新材料。（二）在體例方面，《爾雅·釋魚》臚列 45 條同義詞，類似百科全書性質，雖未詳加詮釋，然有大小、顏色、性狀之證各方面的體例大抵已包舉無遺，可當訓詁之淵藪而無愧。（三）在價值方面：1.《爾雅》、《描述》，已開後世義訓之先聲。《說文·魚部》以形分部，在詮釋字義、剖析字形、標注讀音、引《說文》為中國語言文字學兩大經典，對後世文字、聲韻、訓詁、詞彙之研究影響十分深遠，而其本身實皆不無缺陷。2.《爾雅·釋魚》、《說文·魚部》對水生動物的分類、描述雖不夠詳細精確，就科技發展史立場而言，仍有相當價值。3.《爾雅·釋魚》、《說文·魚部》在魚文化的物質層面、精神層面帶給人類許多遐思與啟示。總而言之，如果我們能更進一步從各領域來研究《爾雅·釋魚》與《說文·魚部》，則不僅可賦古典以新義，也可使學術研究的成果更加輝煌。

關鍵詞：爾雅釋魚 說文魚部 材料 體例 價值

*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客座教授。

一、前言

孔子（551~479B.C.）曾說：「小子何莫學乎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（《論語·陽貨》）這段話不僅決定了《詩經》學及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走向，也影響了中國第一本百科全書及同義詞典——《爾雅》的編輯。《爾雅》〈釋草〉、〈釋木〉、〈釋蟲〉、〈釋魚〉、〈釋鳥〉、〈釋獸〉、〈釋畜〉七篇的出現，就是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」的具體落實，後世的字書、類書、雅學、本草莫不以此為典範，其影響之深遠，可說無與倫比。《說文》為字書之祖，其編纂除參考《爾雅》及群書乃至通人之說外，還分別部居，自開新局，其津逮後世，亦十分深遠。有關動植物的資料，在《說文》中散見於二、三十個部首，其取材角度、編輯體例與《爾雅》互有異同，其價值與《爾雅》也可先後輝映。無論就語言文字學、科技史乃至文化學而言，皆頗有詳加對照，俾收相觀而善之效的必要，可惜世之從事於此者邈乎未聞。今即以《爾雅·釋魚》與《說文·魚部》為例來進行比較，庶幾可以由小見大，舉一反三，對古代博物之學的研究或許不無小補吧！

二、材料的比較

〈釋魚〉是《爾雅》20篇中的第16篇，共45條，62種動物。¹《說文》云：「魚，水蟲也。」古時凡是動物都叫作蟲，²所謂水蟲，顧名思義就是水生動物，但以今日動物分類觀點衡之，其內容卻比水生動物還要廣，包括：

魚類：如鯉（鯉魚）、鱣（中華鱘）、鰻（翹嘴紅鮑）、鮎（鮎魚），共19條。

兩棲類：如科斗（蝌蚪）、鼃（蟾蜍）、螻蛄（遠東螻蛄）、鮎（娃娃魚），共4條。

爬行類：如鼈、龜、蜃（蜃蛇）、蟒（蟒蛇），共8條。

軟體類：如魁陸（蚌）、蚌、蜃（蝸牛）、貝，共6條。

節肢類：如鱣（龍蝦）、蜃（子子）、蠃（螺），共3條。

環節類：如蛭（日本醫蛭），共1條。

哺乳類：如鱉（白鱉豚），共1條。

除了魚類外，還包含其他水生動物、兩棲動物，甚至與魚類有所類似的動物（如魚類有鱗，蜃、蟒也有鱗，遂連類及之）。由此可見，〈釋魚〉的魚在古人心目中遠比今日魚類為廣。

¹ 詳見施孝適：〈爾雅蟲魚名今釋〉，《大陸雜誌》81卷3期（1990年9月），頁41-48。

² 《大戴禮記·曾子天圓》：「毛蟲之精者曰麟，羽蟲之精者曰鳳，介蟲之精者曰龜，鱗蟲之精者曰龍，倮蟲之精者曰聖人。」（〔清〕王聘珍：《大戴禮記解詁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66年3月），卷5，頁8。）毛蟲即獸類，羽蟲即鳥類，介蟲即龜、貝之類，鱗蟲即魚類和爬行類，倮蟲即人類。這五蟲大抵已將各種脊椎動物概括無遺。其他昆蟲之類，《爾雅》收入〈釋蟲〉，然則古代的動物通稱為蟲。

³ 郝懿行（1757~1825）云：「茲篇所釋，兼包鱗、介之屬。」（《爾雅義疏》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3月）下之四，頁1）其說囿於傳統分類，未免失之寬泛；鄒樹文《中國昆蟲學史》則以為「包括魚類、兩棲綱和爬行綱在內，亦即是低級脊椎動物的所謂冷血動物。」其說乃是在將〈釋魚〉內容調整四分之一之後所界定，恐亦非《爾雅》作者的本意。⁴

至於《說文·魚部》，則係許慎（58?~147?）根據「分別部居，不相雜廁。」（《說文解字·敘》）的理念，將東漢以前以魚為形符構造的文字整理歸納而成，凡103字，另有重文7個，是全書540部中的第424部。其內容，段玉裁（1735~1815）《說文解字注》云：「自鯀至魼十篆，蓋皆非許書所本有。以魚部鱗、鰕為魚子，自鯀至鰕皆魚名，自鰕至鮑皆泛言魚之體、魚之用，自鯀至鮑皆字從魚而實非魚者。至此而魚部畢矣！不當又舉魚名及魚之狀兒，故知必淺人所增也。」（鯀字注）除了段氏所說鯀（蟲連行紆行者）、鰕（蝦）、鰕（龍蝦）、鮑（大貝）、鰕（蚌）、鮑（蚌）字從魚而實非魚，以及鰕（娃娃魚）屬兩棲類，鰕（鯨）屬哺乳類外，其餘可說都與今之魚類有關，可見古人造字時對於魚類的概念大抵已相當清晰。

不過，《爾雅·釋魚》中的材料，在《說文》中，除了見於〈魚部〉外，又分見於：

玉部：玼（《爾雅》為蜃之小者，《說文》為蜃甲）。鰕

貝部：貝。

長部：彤（蝮蛇之屬）。

易部：易（蜥易、蜥蜴、守宮）。

虫部：包含蛎、蠃、蛭、蟻、塵、蚌、蠃、蜃、蝸、蜃、蜃、蜃、蜃、蜃等字，為數最多。

黽部：黽（蟾蜍在水者）、黿（蟾蜍）、鼃。

龜部：龜。

如果將兩書單字互相比較，則《爾雅·釋魚》與《說文·魚部》俱收者有鯉、鱣、鰕、鰕、鰕、鰕、鰕等二十餘字，及上述玉、貝、虫等部二十餘字；《爾雅》有而《說文》未收者有鯉、鮓、鰕、鰕、鰕、鰕、鰕等十餘字；《說文》收入而未見於《爾雅》者，更有鰕、鰕、鰕、鰕、鰕、鰕、鰕等七十餘字。足見《說文》固有失收字，而《爾雅》未收及《爾雅》成書後始造之後起字為數更多。當然，偶而也有同為一字，而兩書字體不甚相同者，如《爾雅》的鰕、當鰕、鰕、鰕、鰕，即《說文》的叔鰕、當互、姦、榮鰕、蜥易，可見在文字流傳的過程中，異體字普遍存在。

倘使將《爾雅·釋魚》各條釋義與《說文》相關資料比對，更可以明顯發現《說文》的取材深受《爾雅》影響，例如：

³ 詳見施孝適：〈爾雅蟲魚名今釋〉，頁46，其中有2條有所重複。

⁴ 同前註，頁46-47。

《爾雅·釋魚》：鮓，大鰕，小者鮓。

鮓，大鰕。

鮓，鮓鮓。

鮓，當鮓。

蛭，蟻。

蚘，塵。

蚘贏，蟪蛄。

貝：居陸賤，在水者蟪。

蟪蟪，蜥蜴；蜥蜴，蟪蟪；蟪蟪，守宮也。

跌，蛭。

蝮虺，博三寸，首大如擘。

《說文·魚部》：鮓，大鰕也，其小者名鮓。

鮓，大鰕也。

鮓，叔鮓也。

鮓，當互也。

〈虫部〉：蛭，蟻也。

塵，陸也。

贏，螺贏也，一曰蛄蛄。

〈貝部〉：貝，海介蟲也，居陸名蟪，在水名蟪。

〈易部〉：易，蜥易，蟪蟪，守宮也。

〈長部〉：跌，蛭也。

〈虫部〉：虫，一名蝮，博三寸，首大如擘指。

許慎《說文解字·敘》云：「博采通人，至於小大，信而有證。稽譌其說，將以理群類，解謬誤，曉學者，通神旨，分別部居，不相雜廁也。」全書徵引群籍者 1320 條，徵引通人之說者 103 條，其中明引《爾雅》者僅 28 條，為數固然不多，⁵ 但暗用《爾雅》者則比比皆是。可見《爾雅》為《說文》之根本，郭璞（276~324）稱讚它：「所以通詁訓之指歸……誠九流之津涉，六藝之鈐鍵。」（《爾雅注·序》）是一點兒也不錯的。

三、體例的比較

就材料之安排而言，《爾雅》可說是一本小型百科全書；就材料之詮釋而言，《爾雅》可

⁵ 詳見馬宗霍（1897~1976）：《說文解字引經考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71 年 4 月），頁 1023-1052。

說是一本同義詞典。胡奇光（1935~ ）說：

《爾雅》的作者不是《呂氏春秋》編者那樣的雜家，而是精通詩書，兼及九流的儒家學者。他們受過名家關於名的邏輯分類的學說的影響，但他們率先按義類編次詞條；其指導思想實出于《易·繫辭》。〈繫辭〉說：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」這可視為《爾雅》的編輯總綱。⁶

即以〈釋魚〉一篇而言，《爾雅》的作者將所有水生動物的材料都類聚在一起，使與植物及其他動物有所區分，然後再加以整理歸納，以魚類為主，旁及其他與魚類有直接關係或間接關係的動物，這就是〈釋魚〉一篇材料安排的過程。

對於這些材料的詮釋，《爾雅》的作者或只羅列詞彙，未加詮釋，如：「鯉。鱣。鰻。鮎。鱧。鮠。」是也；或以名詞詮釋名詞，如「鯊，鮐。」「魴，黑魴。」「鰠，鰠。」「鰠，當魴。」是也；或有大小、顏色、性狀等的描述，如：「鯉，大鯉，小者魴。」「魚有力者鯉。」「鰻，博三寸，首大如擘。」是也。其體例混亂，詮釋不詳，宜乎施孝適評之曰：「《爾雅》中〈釋草〉以下七篇（包括〈釋蟲〉和〈釋魚〉）的價值，與其說在於訓詁，毋寧說在於詞彙。」（〈爾雅蟲魚名今釋〉，頁 47）不過，如果就其以名詞詮釋名詞的 21 條及有大小、顏色或性狀等描述的 14 條來看，它已開後世義訓的先聲，例如：

一、直訓

（一）單詞相訓：如「鰠，鰠。」

（二）數詞遞訓：如「鰻，鰻；鰻，鰻；鰻，鰻；鰻，守宮也。」

二、義界

（一）直下定義：如「鰠，魚子。」

（二）兩字各訓：如「鯉，大鯉，小者魴。」

（三）集比為訓：如「魚枕謂之丁，魚腸謂之乙，魚尾謂之丙。」

（四）描寫形象：如「鰻，俯者靈，仰者謝，前弇諸果，後弇諸獵，左倪不類，右倪不若。」

（五）比況為訓：如「鰻，博三寸，首大如擘。」

（六）補充說明：如「鰻，鰻，鰻諸。在水者鰻。」

椎輪為大輅之始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《爾雅》對包括《說文》在內的字書開創了不少義訓的法門，其貢獻絕對不容小覷。

再看看《說文》，它繼承了《爾雅》的義訓傳統，踵事增華，在訓詁方面更臻周密，例如：

一、詮釋字義

（一）形訓：如「魚，水蟲也。象形。魚尾與燕尾相似。」

⁶ 見胡奇光、方環海：《爾雅譯注·前言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 年 9 月），頁 8-9。

(二) 聲訓：如「龜，舊也，外骨內肉者也。」

(三) 義訓：

1、直訓

(1) 單詞相訓：如：「鮪，鰩也。」

(2) 多詞同訓：如：「鮐，海魚也。」「鮑，海魚也。」「鰻，海魚也。」「鮫，海魚也。」

(3) 兩詞互訓：如：「鯉，鱣也。」「鱣，鯉也。」

(4) 數詞遞訓：如：「鮓，鮓也。」「鮓，鰻也。」「鰻，鮓也。」

(5) 一詞數訓：如：「鮓，鮓魚。一曰鱣也。」

2、義界

(1) 直下定義：如「鮓，鰻魚也。」

(2) 增字為訓：如「鮓，鮓魚也。」「鮓，虛鰻也。」

(3) 兩字各訓：如「鮓，大鰻也，其小者名鮓。」

(4) 集比為訓：如「虫……物之微細，或行或飛，或毛或蟲，或介或鱗，以虫為象。」

(5) 描寫形象：如「鮓，赤目魚。」

(6) 比況為訓：如「鮓，鮓魚，似鰻。」

(7) 補充說明：如「鮓，鮓魚也。出樂浪潘國。」

二、剖析字形：如：「貝，海介蟲也，居陸名賧，在水名鮓。象形。」「鮓，新魚精也。从三魚。」「鮓，赤尾魚也，从魚，方聲。」「鮓，鮓魚也。出樂浪潘國。从魚，沙省聲。」

三、標注讀音：如「鮓，鮓魚也。从魚，幼聲。讀若幽。」

四、引證：如「鮓，海大魚也。从魚，𩺰聲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取其鮓鰻。』」

單就義訓而言，在《說文·魚部》及相關各部中，除了直訓中的反訓，義界中的連類並訓未見其例之外，各種方式大抵已包舉無遺，真可當訓詁之淵藪而無愧。

四、價值的比較

(一) 語言文字學方面

與水生動物有關之字，見於甲骨文者有魚、漁、鮒、貝、易、虫、龜、鼃等，見於金文、石鼓、古匋、古鉞、侯馬盟書、楚帛書者有魚、鯨、鰐、鯉、鮓、鰻、鰻、鮮、鮑、鰻、鮑、

蠡、漁、鮒、貝、易、虫、𧈧、𧈧，⁷ 總共不過 20 餘字，見於《爾雅·釋魚》者，增至 60 餘字，見於《說文》者增至百餘字，見於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辭海》、《中文大辭典》、《漢語大辭典》者更增至數百字，且形聲字所佔比例不斷提升，將這些材料排比並觀，可以了解中國文字歷時演變的大勢。《爾雅·釋魚》云：「魚枕謂之丁，魚腸謂之乙，魚尾謂之丙。」郭沫若（1892~1978）即用以解釋甲骨文之構形，⁸ 較之《說文》之以陰陽五行解釋干支，⁹ 顯然合理許多。不過，《說文》以闡述造字本義為宗旨，而且每字皆分析其六書，其解釋水生動物諸字，在文字學的研究上，還是具有極高的價值。

《爾雅》旨在解釋經傳文字，與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——《詩經》關係尤其密切，其有益於上古音韻之研究固不待言。《說文》形聲可以補先秦兩漢韻文之不足，更是研究上古音韻的重要材料，如鱣，重文作鯨，古音同屬段玉裁第十部（陽部），可證中古陽唐諸韻上古固然多入陽部，庚青諸韻亦有屬陽部者。此外，《說文》中之聲訓，如「龜，舊也。」「鱣，揚也。」讀若諸字，如「鯛，讀若綺襪。」「魴，讀若幽。」對我們了解上古音韻也是頗有助益的。

在訓詁方面，《爾雅》首創按意義分類編排的體例，也為義訓方式開了不少法門，不僅成為中國訓詁專書之鼻祖，而且深深影響《小爾雅》、《廣雅》、《埤雅》、《駢雅》、《通雅》等群雅及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白孔六帖》、《太平御覽》等類書的發展。《說文》是中國第一本字典，其細密的訓詁方式，亦深深籠罩後代的字書，如《字林》、《玉篇》、《類編》、《字彙》、《正字通》、《康熙字典》之類，垂兩千年，此在上文言之已瞭，不復贅。

就詞彙學的立場來看，《爾雅》與《說文》分別集先秦、兩漢詞彙之大成，不但上古基本的單音詞、複音詞（包括合義複詞、連綿字、重言詞等）一應俱全，而且解釋古代漢語的主要方式在這兩部書裡都已具備。從〈釋魚〉及〈魚部〉均可看到其具體而微的梗概。殷孟倫（1908~1988）說：

儘管現代的任何一部詞書所收集的詞語，多至十幾萬個乃至幾十萬個的那樣豐富，編製的條理儘管也是細密非常，為二千年前的詞書——《爾雅》所不能比擬，但《爾雅》的重要性和所起的啟導作用仍然不可忽視。……《爾雅》的作用不僅這樣，它又總結了曾經行用過的古漢語的詞語，加以類聚群分，勒成專書，這便為古漢語詞彙的研究畫出了一個大的輪廓。……因此，我們說《爾雅》的出現，是我國語言科學研究進入

⁷ 詳見徐中舒（1898~1991）：《漢語古文字字形表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8年4月），頁443-445，240，506，507，510。

⁸ 郭沫若（1892~1978）以為甲骨文甲象魚鱗，乙象魚腸，丙象魚尾，丁象魚睛，在頭之兩側，故《爾雅·釋魚》所云：「魚枕謂之丁，魚腸謂之乙，魚尾謂之丙。」乃最古之象形文字。詳見《甲骨文字研究·釋干支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52年），頁8-9。

⁹ 《說文解字》十四篇下：「乙，象春艸木冤曲而出，含氣尚彊，其出乙乙也。與丨同意。乙承甲，象人頭。」「丙，位南方，萬物成炳然，含氣初起，易氣將虧，从一、入、門，一者，易也。丙承乙，象人肩。」「丁，夏時萬物皆丁實。象形。丁承丙，象人心。」見〔清〕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4年5月），頁747。按：本文所引《說文》皆以此本為準。

一個新的階段的里程碑，並非過譽。¹⁰

這雖然只是為《爾雅》立說，對於《說文》，其實也是一體適用的。

當然，完成於兩千多年前的古書難免會有一些缺陷。首先，《爾雅》取材以見於經傳者為主，所載魚名並不完整；《說文》所收雖充實許多，但失收字仍在所難免。其次，《爾雅·釋魚》或只羅列詞彙，或以名詞詮釋名詞，或有大小、顏色、性狀等之描述，體例較為混亂；《說文》則以部首編排從魚諸字，體例一致，條理井然，唯水生動物除見於魚部外，又分見數部，翻檢亦有所不便。最後，《爾雅·釋魚》的解釋過分簡略，往往語焉不詳，如「鯉、鱣、鰻、鮎、鰭、鯢。」依郭注為六魚，然許慎鯉鱣互訓，《詩傳》鰻鮎同條，孫炎鰭、鯢一魚，是前人解讀不一，¹¹「鮠，黑鰻。」黑鰻究係鮠之別名，抑或指黑色的鰻魚？實亦不易確定；《說文》固然每字皆有解釋，但每個字頭平均只用 12 字介紹，除釋義外，還要析形，間亦注音、引證，解釋自然也難以詳盡，如「鮠，鮠魚也。」「鮠，海魚也。」「鮠，魚名。」之類，幾近有 50 個字頭，或只在被釋字下加一「魚」字，或過分籠統，也都有賴於歷代注家進一步加注，才可望較為明晰。

（二）科技史方面

《爾雅》中有關生物的資料計分七篇，正代表著古人對生物分類的傳統認識。其中〈釋草〉介紹草本植物，〈釋木〉介紹木本植物，這兩篇是屬於植物方面的；〈釋蟲〉、〈釋魚〉、〈釋鳥〉、〈釋獸〉四篇介紹野生動物，〈釋畜〉介紹飼養動物，這五篇是屬於動物方面的。〈釋蟲〉末云：「有足謂之蟲，無足謂之蠃。」〈釋鳥〉末云：「二足而羽謂之禽，四足而毛謂之獸。」除了魚類外，對於各類動物都有簡單的定義。這樣的分類，較之《周禮·地官·大司徒》、《管子·幼官》、《周禮·考工記》等的分類，更符合一般人的習慣，¹² 所以成為後代生物分類的基礎，如三國時陸璣的《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》就直接以之為書名；明代李時珍（1518~1593）《本草綱目》把動物藥品分為蟲、鱗、介、禽、獸、人等，也顯然是本之於此。

在每一大類下，《爾雅》還出現了「屬」、「醜」等子類概念，如〈釋獸〉有寓屬、鼠屬、鼯屬、須屬，有熊虎醜、狸狐貉貍醜。〈釋魚〉雖未分屬、分醜，但從其材料之排比，還是可以隱隱約約發現其具有分門別類的意義。有時甚至會把科目相近的動物擺在一起，如「鰐，當鰐。」「鰐魚，鰐，刀。」都屬於魚綱，鯢形目；「鰐，鰐。」「鰐，鰐。」都屬魚綱，鯢形

¹⁰ 見殷孟倫：〈從爾雅看古漢語詞彙研究〉，收於朱祖延（1922~）：《爾雅詁林·敘錄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428-429。

¹¹ 詳見〔清〕郝懿行：《爾雅義疏》（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66年3月），下之四，頁2，鮠字。按：本文所引《爾雅》皆以此本為準。

¹² 《周禮·地官·大司徒》分動物為毛物、鱗物、羽物、介物、蠃物，《管子·幼官》分為倮獸、羽獸、毛獸、介蟲、鱗獸，皆與《大戴禮記·曾子天圓》相同，乃受陰陽五行學說影響之分類。《周禮·考工記》則分大獸五（包括脂者、膏者、羸者、羽者、鱗者）及小蟲之屬（又分外骨內骨、卻行仄行、連行紆行、以脰鳴者、以注鳴者、以旁鳴者、以翼鳴者、以股鳴者、以胸鳴者），略有不同。

目，鯉科。顯示當時的人對魚類已有較細緻的認識，只是這種認識純粹是從外形上加以區分，還談不上是分類學上的一個階元。¹³

除了分類之外，〈釋魚〉有時也會描述水生動物的形態或生態，如「魚有力者鰈。」「黿鼉，蟾諸，在水者鼃。」「鼃三足能，龜三足賁。」「貝：居陸賁，在水者鼃；大者鮡，小者鱗；玄貝，貽貝，餘眊黃白文，餘泉白黃文；蚌博而鰓，蛭大而險，蟻小而橢。」此外，對同物異名，如「鰓，鰓。」異物同名，如「鰓，大鰓。」「鰓，鰓。」「鰓，大者謂之鰓。」也往往有所交代，這些對於人們認識水生動物是有所裨益的。

《說文解字·後敘》云：「其建首也，立一為耑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同條牽屬，共理相貫，雜而不越，據形系聯，引而申之，以究萬原，畢終於亥，知化窮冥。」許慎一方面受到史游〈急就篇〉「分別部居不雜廁」的影響，一方面受到《爾雅》形符相同的字往往類聚在一起的啟發，發明了部首編排法。每一個部首都代表了造字者對事物的認識。水生動物基本上以魚部為主，《說文》云：「魚，水蟲也。」魚部除了少數字不屬於魚類外，其餘可說都與魚類有關，其範圍顯然比《爾雅·釋魚》嚴謹。其餘〈釋魚〉諸字，分見玉、貝、長、易、虫、鼃、龜等部，其中虫部除兩棲類、爬行類外，還包括軟體類、節肢類、環節類、昆蟲類，內容十分龐雜。

在同部之下，歸字之先後，許氏主要是以義相引，這很自然就會產生「物以類聚」的一些小類。所以在魚部中，各字顯得井然有條。即使同樣是魚名，其先後的次第，有時也可產生區分囿別的作用，如鮪字之後次之以鰓鮪，再次之以鰓，因「周雒謂之鮪，蜀謂之鰓鮪。」而鰓是「叔鮪也。」

在形態或生態的描述上，《說文》比《爾雅》詳細，如「鰓，鰓魚。無甲，有尾，無足，口在腹下。」「鮪，赤尾魚也。」「鰓，刀魚也，飲而不食。」有時還會注明其產地，如「鰓，鰓魚也。出樂浪潘國。」說明其用途，如「鰓，海魚也，皮可飾刀。」而同物異名或異物同名者也往往可以考見，如「鰓，鰓魚也。一名鰓，一名鰓。」這是同物異名，「鮪，大貝也。从魚，亢聲。一曰魚膏。」這是異物同名。諸如此類，顯然比《爾雅》充實而有變化。

今日所知動物不下百萬種，其中水生動物就多得多，無論《爾雅》或《說文》所載，都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。在分類上，也都不夠周延，如《爾雅》將水生動物及非水生動物的鰓、蟬、蜥蜴、蝸牛之類都列入〈釋魚〉就頗嫌龐雜，而且與「有足謂之蟲，無足謂之豸。」的定義也難免自語相違。《說文·魚部》雖較合理，但由於造字時取義角度不同，也導致歸部的混亂，容易讓人產生誤解，如鰓、鰓、鮪、鰓、鮪等入魚部即是。尤有進者，因為

¹³ 現代生物學在動物界下分門、綱、目、科、屬、種六級階元，階元之下還可有亞階元，每個名稱都有明確而穩定的定位。見李海霞（1954~）《漢語動物命名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2年5月），頁154。

《爾雅》或《說文》解說都不夠詳盡，且零星而不成系統，以致有些物種不得其解，如〈釋魚〉：「鰲，鯨。」「鱣，鰻。」博學多聞的郭璞就逕注「未詳」，後人縱有考辨，也難以論定。另外，有些詞語解釋實在不夠精確，如〈釋魚〉云：「螭，蜥蜴；蜥蜴，蠃蜥；蠃蜥，守宮也。」殊不知依現代動物分類學來分析，螭屬兩棲綱螭科；蜥蜴屬爬行綱蜥蜴目；蠃蜥屬爬行綱石龍子科；守宮屬爬行綱壁虎科，四者形狀大同小異，而實非一物，¹⁴《爾雅》遞相訓釋，混為一談，已是有失明察，《說文》蹈襲其謬而不自知，更是近乎荒唐。古時動物分類之不夠細密，由此可見一斑。至於像《說文》龜字云：「天地之性，廣肩無雄，魚鼈之類，以它為雄。」觀物未審，信口開河，也是古籍裡常見的怪現象。

（三）文化學方面

所謂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產物，智慧的結晶，舉凡民生、經濟、科技、社會、政治、教育、宗教、學術、藝術等皆屬之。上文所言語言文字學及科技史也都在文化學的範疇之內，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即在探討《爾雅》與《說文》在語言文化與科技文化兩方面的對應關係。但除此之外，我們還可以從其他幾個文化學的角度來討論古代的魚文化。

正如其他文明古國一樣，中國也曾經歷過漁獵社會時代，魚與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密切關係。如近世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文物就有刻花魚形匕骨，呈現著錯綜變化之美；¹⁵ 仰韶文化遺址也有人面含魚紋的紋飾，可能是一種圖騰臉譜吧！¹⁶

《孟子·告子》說：「魚，我所欲也；熊，亦我所欲也。」魚從古以來不僅為民生必需品，也是隆重的宴會所不可或缺。《詩·小雅·魚麗》云：「魚麗于罍，鱸鯨。君子有酒，旨且多。」〈南有嘉魚〉云：「南有嘉魚，烝然罩罩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樂。」在在說明魚在飲食文化中的重要性。《說文》就曾暗引「烝然鯨鯢。」來解釋鯢字，暗引「鱸鮓鯢鯢」來解釋鮓字，足見其入人之深。春秋時代，專諸在魚炙之腹中暗藏匕首刺殺了吳王僚，曾改寫過歷史。直至今日，「山珍海味」、「蓴鱸之思」仍然是人們常用的成語呢！

魚除了滿足口腹之慾外，用途極多，例如：

《說文·魚部》：「鮫，海魚也。皮可飾刀。」

《左傳·閔公二年》：「歸夫人魚軒。」

《詩·小雅·采芣》：「四牡翼翼，象弭魚服。」

《文選·吳都賦》：「扈帶鮫函。」李善注：「鮫魚甲可為鎧。《淮南子》曰：『鮫革犀兕為甲冑也。』」

《爾雅·釋魚》：「魚枕謂之丁。」郭璞注：「枕在魚頭骨中，形似篆書丁字，可作印。」

《爾雅·釋魚》：「鰻，大鰕。」郝懿行《義疏》：「《北戶錄》云：海中大紅鰕，長二丈

¹⁴ 詳見顧廷龍（1904~1998）、王世偉：《爾雅導讀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0年1月），頁246。

¹⁵ 見臧克和（1956~）：《說文解字的文化說解》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12月），頁257。

¹⁶ 見盧國屏（1962~）：《爾雅語言文化學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99年12月），頁269。

餘，頭可作盃，鬚可作簪、杖。」

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九月，葬始皇驪山，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，機相灌輸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，以人魚膏為燭，度不滅者久之。」

《說文·貝部》：「貝，海介蟲也。……古者貨貝而寶龜，周而有泉，至秦廢貝行錢。」

魚皮可以飾刀、飾車，做箭袋，作鎧甲，魚枕骨可刻印，蝦頭可製盃，蝦鬚可製簪、杖，人魚油膏可造蠟燭，貝在殷商時代曾充當貨幣，龜是古代占卜文化中的主角，在文明發展史上，水生動物的功用真是發揮到了極致。

在精神層面，魚類也曾給人們帶來許多遐思與啟示，如《詩·大雅·旱麓》：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」鼓舞人們生活要有活力，《漢書·李奇傳·注》：「鮪出鞏縣穴中，三月溯河上，能渡龍門之浪，則得為龍矣！」鼓勵人們在逆境中要力爭上游。莊子（369？~286B.C.？）從「儵魚出游從容，是魚樂也。」（〈秋水〉）體會到物我合一的妙趣；從「於魚得計，於羊棄意。」（〈徐無鬼〉）領悟到「魚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道術」（《經典釋文》）的道理。今人熟悉的成語，如「鮑魚之肆」、「竭澤而漁」、「水清無魚」、「臨淵羨魚」，更是早就融入我們生活當中，成為許多人的座右銘。魚的影子可說與人類長相左右了。

五、結語

總之，由於受到時代的侷限，《爾雅》與《說文》雖然在材料或體例上都難免瑕瑜互見，但畢竟無損於其經典地位，也不應抹煞其二千年來的鉅大影響。在學術昌明的今日，我們應該結合文字學、聲韻學、訓詁學、詞彙學、語法學、語源學、語言文化學來研究其語言文字；結合科技史、生物學、考古學，從水生動物的形態、分類、生理、生態、分布、發生、遺傳、進化及其與人類的關係等方面來探討古代典籍中的科技史料；結合文化人類學、語言學、社會學、史地學來探討其文化層面。誠能如此，則不僅可以賦古典以新義，也可使學術研究的成果更加輝煌。

